布衣之下，海天之心

□仙游县金石中学高一(1)班 杨逸

白水长流忠烈气，浩气永驻海天心。

——题记

穿堂风掠过金沙烈士祠的牌匾，檐角铜铃叮咚作响。恍惚之间，我坠入明代的月光。

月华漫过阔大的宅院，夜色宁静，却被院中匆匆奔走的人影踏碎。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眉头紧锁，指挥下人往来搬运物件。金玉银两、粗粮布帛，一箱箱财物被源源不断搬出这座殷实的庭院。

我心中茫然，上前一步："此乃何时？此地何处？先生是何人？"

男子抬眸，目光带着审慎的戒备，打量着突然出现的我："明成化末年，兴化金沙，我乃魏昇，字大临。"

我连忙拱手："我是千百年后莆仙大地上的读书人，并无恶意。机缘至此，心中有惑，可否向先生求教？"

见我态度恳切，魏昇稍稍收敛戒备，引我移步院外僻静之处。

"如今海疆告急，倭寇屡次侵扰南日岛、海门岛，烧杀掳掠沿海生民。官府征召乡勇，我正在募集民兵，组建魏家军，奔赴海疆御敌。"

纵然身处僻静之地，身后搬运物资的喧嚣依旧不绝于耳。

我望着眼前散尽家财的乡绅，忍不住发问："先生本是金沙望族，家境殷实。为何倾尽全部家产招募乡勇？何不携妻儿家眷，远避乱世，寻一处安宁之地保全阖家？"

魏昇转过身，抬眼凝望空中一轮明月。"世人皆知我少年习武，研习兵法，一日曾射杀三虎，可难道我习武，只为博取世俗虚名？"

清风吹来，仿佛吹来了远处咸湿的海风，又仿佛吹来了沿海百姓痛楚的哀鸣。

"如今倭寇祸乱乡邦，百姓深陷水火。倘若我闭门避祸，苟全一己之安，何以立于天地之间？我怎可眼睁睁看着父老流离失所，看着生我养我的故土，被倭贼烽火焚掠殆尽。此念已决，上阵除寇，绝无半分动摇。"

我默然伫立，望着月光之下他挺拔的背影，看着宽大衣袖下攥紧的拳头，聆听着屹立的身影里那份为国而跳动的脉搏。

眼前宁静的月色骤然消散，滚滚狼烟熏黑漫天。

我被呛得连连咳嗽，待硝烟散尽，才掀开军帐厚重的布幔。昔日意气昂扬的魏昇，此刻虚弱卧于病榻。宽大衣衫之下，难掩身上溃烂深重的伤口，硝烟与血气弥漫帐中。

魏昇艰难睁开双眼，嗓音沙哑干涩："又是你啊……"

尚未待我开口，一名士兵踉跄闯入，声音哽咽："禀告将军，公子魏瑞周，已于沙场壮烈殉国。"

噩耗入耳，平日铁骨铮铮的汉子眼眶骤然泛红，浑浊的泪水顺着脸颊缓缓滑落，沙哑的喉咙里挤出一声声哽咽的呼唤："阿瑞……"

目睹此情，我的心头也泛起阵阵酸涩，轻声问道："先生，事已至此，您心中可曾后悔？"

那双常年握刀执槊的手掌，此刻已然放下杀伐的兵器；纵然躯体已然垂危，心中守护故土的赤诚，却分毫未改。

"我从未后悔。只要能护一方桑梓安宁，护乡里百姓免于杀戮，纵使散尽家财，纵使以身赴死，我亦无怨无悔。舍弃乡绅的安逸又如何，哪怕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"

泪水漫上我的眼眶。

魏昇气息微弱，目光望向帐外："后生，我自知时日不多。我只想问你，倭寇……可被驱逐了？"

我噙着泪水，重重点头。

他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如释重负，嘴角浮起一抹浅浅笑意，眼角泪光却格外闪烁。

一瞬之间，宁静的月色、沙场的狼烟尽数消散，如同大梦一场。

回到现世，我望向莆仙大地，眼角仍旧未干。

岁月更迭，沧海变迁，咸湿的海风淹没了太多太多，却难掩曾经一颗颗赤子之心的热亮。白水长流，流不尽的是满腔赤诚。那份布衣之下抵御狼倭的热忱，在今日依然炽热——正如魏昇那晚驻守的月光，从未暗淡。

后山的雏菊海

□仙游一中
八年(3)班 林陈惜予

我又回到了那儿时的乐园。那熟悉的土房子，那封藏着我童年回忆的雏菊海。

我走过土房子后面已沾染上泥土、饱经风霜的小路。沿着路旁清澈的，能见得到溪底石子的溪流，与溪中的鱼儿一同前往脑海中清晰又模糊的地方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看到了一抹白，它随着我的脚步，扩展成一大片花海。我惊呆了。那满山丘的野雏菊好似空中的白云一般，白得是那般的透亮，翠绿的小草将这一片雏菊编织成一张望不到头的地毯。阳光下，雏菊被微风无声地带动，微微地摇晃着头，说不清是在享受风赐予它的清凉，还是在张开双臂，晒着太阳。不仅如此，溪旁的石头缝隙间，也有它们探头微笑的影子。虽被流水冲刷得直不起腰，却并没有打消它们生长的念头；虽被激流一次次冲刷掉花瓣，折断枝干，但它们依旧开得漂亮，开得鲜艳！我惊叹，惊叹它们的乐观，身处绝境仍然开放；惊叹它们的顽强，曾记得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朵花，却不被世界万物阻挡，开得满山遍野。

我脱下鞋袜，将脚放进溪水间，一瞬间，一股冰凉从脚底涌入心间。溪水与花瓣冲走了夏天带来的烦闷与燥热，心底蕴含已久的压力和身上的尘土。我想，我是否也该与这整山的野雏菊一样，乐观而又顽强，努力地生活用心去感受呢？我是否也能与这整山的野雏菊一样，面对人生中的困境去尝试克服，不轻言放弃，坚持到最后呢？我想是这样的。

夕阳的余晖似金色的瀑布一样，为每一朵雏菊那纯洁无瑕的白花瓣都镶上一层金边。我的裙角也已被溪水浸润上一丝淡淡的花香。我缓缓起身，抖了抖裙边的水迹，便与这儿时的雏菊海告别。

归去的路上，我不再像来时的那样匆匆忙忙，而是慢慢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。雏菊也仿佛因我而留下特殊的足迹。但我想，下一次归来，它们肯定能开得更加旺盛；而下一次归来，我也会洗尽铅华，褪去浮躁，散发出独属于我的色彩，像雏菊一样，乐观顽强。

我期待着，再次回到我儿时的乐园。

教师评语：描绘了一幅清新动人的雏菊海画卷！尤其突出溪石间雏菊被冲刷仍顽强绽放的细节，生动展现了其乐观顽强。融入溪水的体验自然引出向雏菊学习的感悟。意境优美，情感真挚。

我们班的“变脸大师”

□仙游县坝下中心小学五年(1)班 陈润声



我们班藏着一位特别的“变脸大师”。方才还笑意融融，转瞬便神色肃穆，她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——吴老师。

吴老师留着齐耳短发，脸庞圆润可亲。她步履轻快，疾如风；一双眼眸好似探照灯，总能将全班尽收眼底。笑时眉眼舒展，暖意融融；一旦动了神色，便自带威严，不怒自威。

吴老师心底藏着温柔。一回，有同学上课迟到。批评过后，她柔声劝慰："迟到是你的过失，愿你引以为戒。不必因一次责备心生隔阂，老师不会因为这件事否定你。"一席暖心话语，如春风化雨，抚平了同学心中的忐忑。

吴老师亦有严谨严厉之时。课堂之上，一名同学偷偷伏案画画。吴老师蓦然转身，目光如炬，落在他身上。周遭同学纷纷侧目，那位同学猛然醒悟，在老师的教导下红着脸认错。

这就是亦柔亦严的吴老师。她的“变脸”，不是喜怒无常，而是对我们成长的用心守护。温柔时，她像春风，抚平我们的不安；严厉时，她似警钟，唤醒我们的自觉。在她的课堂上，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，更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。

这样的吴老师，怎能不让人喜欢呢？

指导教师：吴雪超

一碗扁肉，一缕故乡情

□仙游县实验小学分校六年(2)班 李雪妍

我的家乡度尾，有一道风味绝绝子传统小吃。它皮薄肉嫩，鲜香可口，深受大家喜爱，让人念念不忘。它就是扁食，在福建也常被叫作扁肉、千里香。

为什么叫它“扁肉”呢？秘诀就在肉馅反复捶打的工序里。清晨选取猪腿纯瘦肉鲜肉，仔细去除筋膜，顺着肉的纹理切成大块状，把肉块放在木墩之上，用木槌反复捶打近万下，直到打成泥状，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”也不过如此。这样捶打出来的肉馅，不仅锁住肉质的鲜美，还让肉馅变得更加Q弹韧劲。扁肉的面皮制作同样讲究，选用优质面粉，加入少许碱水，经过“九九八十一次”地反反复复揉搓擀制，才能做出薄如纸张、近乎半透明的扁食皮。



扁肉独特的风味，还离不开一锅鲜美的汤底。汤底以猪骨头慢火久炖而成，热气升腾，香气扑鼻，奶白醇厚。食用的时候，把包好的扁肉下入沸汤中煮，一个个转瞬漂浮滚动，好似调皮的孩子在水里玩着各式花样游泳。这就熟了，捞入碗里，再撒上金黄小虾米、油黑紫菜、翠绿葱花等辅料。一碗热气袅袅、鲜香四溢的扁肉就做好了。

扁肉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扁肉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，制作工艺代代传承、不断改良，造就了如今独特的风味。相传蔡襄把扁肉进献宋仁宗，宋仁宗尝后连连称赞。在福建各地，还衍生出各具特色的吃法：沙县拌扁食、水吉水煮扁肉、政和东平油炸扁肉……一方水土，孕育一方风味，每一种吃法，都凝聚着当地人的巧思。

度尾扁食，早已不只是一道地方美食。它更是镌刻在游子心底的家乡味道，藏着手艺人的用心，也装着一代代人的烟火记忆。愿这缕烟火气，不单单留香舌尖，更能走进众多人的心里，让这份传统美食，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光彩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教师点评：文章聚焦度尾扁食，条理清晰地介绍捶肉、制皮、熬汤等制作工序，对美食描写细致生动，吸引读者。小作者不只写食物滋味，还拓展福建各地扁食的不同吃法，挖掘美食背后的烟火记忆与文化价值。

指导教师：王丽仙